

賣唱者

陳醉雲著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出版

中華教育名著一書改訂實價

—— 賣 唱 者 ——

知 國 樂 圖

此 有 作 不 翻
書 著 權 准 印

著 者 陳 醉 雲

出 版 者 上 海 南 星 書 店

印 刷 者 上 海 南 星 書 店

發 行 者 上 海 南 星 書 店

上 海 四 馬 路 南 星 書 店

(總 經 售 處)

上 海 (四 馬 路 中 市) 新 文 化 書 社
中 國 圖 書 雜 誌 公 司

目次

自春至秋	一——二〇
湖畔印象記	二一——三〇
京遊心影	三四——四〇
旅途雜掇	六一——七四
夜	七五——八四
海濱秋宵	八五——九二
簾外	九三——九七

在鴨場聲裏·····	九八	——	一〇二
賣唱者·····	一〇三	——	一一四
母性的偉大·····	一一五	——	一二四
悔·····	一二五	——	一四二
歲暮·····	一四三	——	一五三
關於秋蟲的一封信·····	一五四	——	一六一
淚·····	一六二	——	一七五
湖畔一旅客的話·····	一七六	——	一八一
烏鴉·····	一八二	——	一八五

自春至秋

一 一個春天的早晨

在一個春天的早晨，我同一位朋友到古拔路的松雪廬去。松雪廬是一個私人的別墅，主人似乎是好客者流，門雖設而常開，即使有不速之客進去遊逛，園丁們也從不作色相拒。

我們經過黑油的籬門，循着幽靜的曲徑進去。在一個池沼的旁邊，種着兩行柳樹；臨水的柳條，似乎分外的長一些，在那裏

軟而低垂的長條上，勻密地翹着纖纖的細葉，受了曉風的吹拂，微微地飄漾着，充滿了青春的優美與婉約。如其你是一個久與春光睽隔的人，見了這臨水的垂柳，沒有不深深地感着愉快的。況且還有那解事的燕子，嚶的一聲從柳樹梢頭低掠而過，再屬目時，却已經飛得遼遠無踪，但至少會給你在心頭留下一個活躍的美感。

記得我從前有一次，曾經在缺少陽光與空氣的電燈光下，過了兩三個月的機械生活；所視為唯一樂土的，祇有一個高樓頂上幾丈開闊的曠場，作偶然偷閒登臨之所；但是所得到的結果，也不過是滿目的烟塵與滿耳的市聲而已。後來，不知怎的一連下了幾天雨，雨霽天晴，重上屋頂，不料竟得到了一個意外的報告

在一處遼遠地屋宇與屋宇四面圍繞的中間，却浮漾着一陣綠霧，原來是楊柳青了！唉，這一來，竟使我灰黯欲絕的人生，頓然得了救星，似乎有一種異樣的力量，替我灌注了新的生命！於是我纔開始感到春的偉大與楊柳的可愛。就是到現在，還不減我的這個信仰呢。

在那池沼的右岸，楊柳的蔭下，有一條小徑。兩旁栽着許多嫵媚的草花。小徑轉折處的角上，更環峙着一架薔薇花，好像一座穹形的門。這時，那些薔薇花正在盛開：七八朵淺紅色的小花，集作一大叢，在這一個穹形的架上，幾乎像燦霞一般的滿綴着，不知有多少叢，多少朵。我在這花前默默地徘徊着，癡癡地注視着，幾乎把整個心神都沉浸在美的陶醉之中了。我好像一片

富於感受性的鐵，被磁石吸住一般，捨不得離開這裏；等到被理智所催促而終於離開這裏的時候，還是一步一回頭的瞧它。

池沼的東南角，是一座人工造成的土山，上面建着茅亭，設着瓷礮。有一條蜿蜒的小徑，從叢蔭中橫貫而過，一直通到那邊。山脚下面，是一條小小的泉水，柳葉似的細魚，似乎已領會了春的暖意，開始在水裏做比較活潑的遊戲了。幾條古色斑斕的石筍，矗立在泉邊，好像老年的保姆一般；雖然肢體木強，懶得動彈，但對於春的到來，似乎並不是漠然無動於中；尤其是對於孩子們的嬉春的活躍，絲毫不曾阻攔。它們是莊嚴而且慈祥，給孩子們以一種瞻顧的喜悅，使他們在生活的歷程中，無論是勝利或失敗，都能得到慰藉。所以它們是對於什麼環境都很和諧，正像

著花的老樹並不妨礙春的爛漫一般。在那土山的外面，有一道斜坡，環植着許多細莖的竹和直幹的樹木；蔥蘢的綠意，在這裏已經很夠我們消受了。這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土山，但又何必把它與名山相提並論，而存小覷之心呢。

於是我們就分坐在兩個瓷礮上面，靜靜地聽那樹枝上的小鳥們的鳴叫，讓它們叫出各種不同的聲調。我們並不發聲贊嘆，但領受的程度却並不稍減，也許還要更深一些。這時，青嫩的竹葉，也似乎在表示好意，把充滿了新生的氣象的嫩綠色的微光，映照在我們身上。松枝上的松球，也在清曉的靜默中，發出一種松脂似的香氣，惹得我們去尋索，注意。這時候的松球，顏色碧綠，形狀祇比橄欖略大一點，表皮上略有一些鱗片狀的紋跡，比

成熟時期的松球好看得多了。不，不，成熟時期的松球，也自有它特殊的丰韻；如其在松下烹茗，把一個個展開鱗片的松球，投進黃泥爐子裏去，讓它熊熊發光，或是裊起一縷青烟，飄出松林外面，那更是何等的富於詩意呵！

當我們在土山上休憩的時候，從綠樹的枝隙間，看見數丈外的籬障外面，有兩隻白羽的鴨子在河浜中游泳。我們就繞到籬外去看，却見河浜的對岸：更有一羣小鴨和小雞；更有一個西洋的少女，手中提着一隻白色的小瓷桶，正在將桶中的食料餵飼那些小鴨。她——那個西洋少女——穿着一身白底小紅花的衫子，長約及膝；衫裾的下面，露着兩隻裹着藕色襪子的腳脛；脚上是著着一雙圓頭的黃紫色的皮鞋。她的胸部十分發達，雖然年紀不過

十五六歲，但胸前的兩個乳峯却已高高地聳起。她的頭髮，是金黃色的，不曾梳辮，祇在髮根上束了一根絲縲，下面的髮，就讓它散在頸後和背上。淡紅色的晨曦，映照在她的髮上和衣上，顯出一種生動而富於朝意的光輝。

在那女郎所在處旁邊的隙地上，有幾座西式的雞栖。右邊的隙地上，有一個叢生着青草的土墩，上面設着木板做的坐椅。水邊和籬腳，更點綴着幾叢薊草和一叢白色的薔薇花。在那長的一條籬笆之內，有一所樸素的洋樓，窗上遮着藍條子布的窗幕，那就是女郎的家了。在那個環境裏，很充滿一種歐西農家的風味；和我們所立的地方，恰好是盈盈一水之隔。

「好啊，這是一幅多麼優美的圖畫！」我忍不住這樣的贊嘆

起來了。

「唔，真不錯！」那位朋友答了一句，還默默地在觀察。

「你看，她怎麼祇餵小鴨，却把小雞們趕開呢？」我見那女郎揚着手臂把小雞們趕開；但有幾隻小雞，因為戀着食物的緣故，走了幾步又去而復回；我看了覺得新奇而又詫異，所以疑問之辭便脫口而出了。

「大概是食料有分別的關係罷，」朋友回答我的話，並且在估量那女郎的產生地，「她好像是一個北歐人，你看！」

「是的，她不像法國人，也不像美國人和英國人，大概是瑞典或挪威一帶地方的人罷！」我從各方面反證起來，也覺得他的觀察不錯。

「喲，河裏的兩隻大鴨子游到這邊岸上來了，我們替她趕過去罷！」我見河中的兩隻大鴨子，衝開浮萍，游向這邊岸上來，並且已經登岸了，就這樣的提議。

「好的，我們趕它們回到對岸吃東西去罷。」那位朋友表示同意，並且走前幾步，將兩隻手和緩地揚着，一根手杖雖然掛在臂彎裏，但他並沒有取下來作這新的應用——用它趕鴨子。

鴨子被我們趕了一陣，又跳下河中，曳着兩條有擴張性的三角形波紋，向對岸游去；但它們並沒有上岸，仍舊逗留在那邊近岸處的水裏。那位女郎雖然沒有說，似乎也頗感謝。她注視了一會大鴨子之後，又依舊做那餵飼小鴨的工作，彷彿像天使散花一般，一手提着洋瓷的小桶子，一手從桶中掬出食物來撒在地

上。一大羣天真爛漫的小雞小鴨們，就圍繞着她爭相啄食。小雞們雖然常常被她逐開，但因為這是一種善意的驅逐，所以它們也並不怕懼，依舊圍繞攏來，咕咕地叫着，表示對於食物的喜悅之情。

她所撒下的食物，似乎是一種白色的米粒。我見她一握一握地撒下，那種充分的贈與，似乎已超過小鴨小雞們的食量了。這時，我纔恍然有點明白，原來她所以要逐開小雞們的緣故，是因為小鴨的嘴，祇適宜於吞取較多的米粒；而小雞的嘴，却便利於啄拾餘粒。所以她要讓小鴨先吃，使小雞後食，這正是一種公平辦法，並不是有所偏袒呵！

她餵好了小鴨小雞，喜悅地立在旁邊看它們啄食，又在那邊

隙地上徘徊了一回，覺得沒有甚麼事情可以使她流連了，便出於意外似的翩然走入籬門，因為太活潑太迅疾的緣故，一霎眼間便不見她的影踪了。但是不久，却隱約聽得那洋樓中間有一縷清婉的歌聲，越籬而出，或者就是她所唱的。

二 舊地重臨

乳白而帶灰褐的天空中，頗有一點霧意。祇有在那東方，在那日出的地方，有一片帶着光彩的白色，隱在霧氣的後面，但終於沒有顯豁地穿射出來。時候是確乎還早，偶見路隅障着綠油短棚的房子內，殘燈猶明，玻璃門緊緊的關着，似乎主人夜來曾經歡飲，於沉醉中睡下，這時正在擁衾酣臥，所以不曉得外面的東

方已經發白。在那蘆簾高捲的廊下，籠中的金絲雀却早已醒了，它在一個美麗的竹絲籠中跳躍着，表示它對於清晨的喜悅；但是眼看着籠外廣大無邊的天空，與一切自由飛翔的鳥類，也許它的小心中將不勝其悲哀罷？

一路所見的庭院，都是十分閒靜，而且儘有花木之勝。它們也像經過一夜的睡眠，這時正是曉夢初回的時候。花壇中間的小紅花，與繞着花壇四周的小白花，以及懸掛在木欄上的青藤，聳峙在草地上的綠樹，一切都很有和諧的生長着。它們呈露着一切色相，完全是純潔的，自然的，無私的，它們一面爲着自己的生命而美麗，一面也就是爲着宇宙的偉大而美麗。它們的使命，既不是取悅於任何個人，當然也不願爲任何個人所佔有；但是，在它

們的外面，却是鐵門深深地關鎖着，似乎在警告別人：『這是我的禁樹！』

『禁樹』，一路所見的，到處都是『禁樹』；我雖曾忘機似的向那些花木瞟了幾眼，但這是非正式的，也許是犯禁的。不過，在松雪廬就不然了，於是我爲滿足對於自然界的觀感起見，又到了久不蒞臨的松雪廬：籬門依舊敞然開着，因爲夜間下過微雨，染着青苔的泥徑上還頗有些潮溼；巨大的蕉葉上，也留着幾點昨夜的雨痕。小石橋旁邊的幾株紫薇，從春末的時候就看見它們著花了，因爲沒有人攀折，沒有人打攪，到現在還自開自落的連綿着，度着悠閒的歲月；雖然差不多也將近深秋了，但絲毫沒有甚麼遲暮之感的表示。